



愛情與愛情的對話 《雨樹之國》



雨樹之國

有川浩著；許金玉譯 / 新雨
10006/239 頁 / 21 公分
平裝 / 250 元
ISBN 9789862270813/861

《雨樹之國》是日本作家有川浩的作品，一部為聽障者書寫，卻無限寬廣的生命展演，以聽障者為故事的女主角，許多人可能會預作設想，作者想要凸顯身障者的不同，或是故事核心就圍繞在障礙與悲苦的背景下發展，然而，《雨樹之國》紀錄的只不過是一場愛情與愛情的對話，就如同在你我周遭那平凡卻真摯的情感一般，把我們的生命如實的銘刻下來，一切皆起源於「雨樹之國」這個可以借代成現在網路上任何部落格、臉書的網頁名開始。

這是一個很特別的網站，有著令男主角目不轉睛的文字描寫，就如同所有剛收到情書的小少女般，每個文字上附著深厚的魔力，讓人在腦海中不禁一遍遍的刻鏤，因此兩座截然不同的橋梁上橫跨了一道嶄新的彩虹，七彩的色調染著一種專注的情感，這不是一個令人怦然心動的熱烈開頭，而是我們都曾有過的情感引力，故事中的男女主角

江伊薇 ◎ 國立成功大學中文系

在文字上來回的吸引彼此，而現實中的我們也可能因一個專注打球的背影而動容，因一個傾力做飯的臉龐而迷戀，愛情對話的第一步，便是專注的傾聽，哪怕在默默無語中，彼此已緊貼著心聆賞。

因一個網站而結緣，展開的一連串信件往來接力賽，愛情對話的第二步，是轉過身來面對彼此，然而，很多愛情都會在此時產生對話不良的情況，小說中的男女主角也不例外，因為男女主角就如同我們生活中的戀愛男女，都有著與眾不同的特色，我們的身旁可能有這樣的朋友：一個有高度占有慾的女孩，一個騎驢找馬的浪子，一個聽不進情人意見的女人，一個不願向情人傾訴的男人，一個不會說情話的女子，一個善於周旋在花群中的男子……，而故事中的瞳，是一個這樣特色的女生：她聽不見情人的低語，然而伸行則是一個能接受各式聲音的男子，於是在《雨樹之國》中，看見的彷彿是自己新認識的朋友，也許就像周遭友人談起男女朋友諸多特徵的神情般，這是戀人們在愛情裡逐漸顯現的真實特色，也是愛情對話要逐步克服的差異，瞳與伸行就像這世界上千千萬萬相愛的情人，除了真摯而平凡的愛情，沒有任何副標能將之涵括。

令人印象頗為深刻的是電梯鈴響的那一幕，經過伸行不斷邀約而終於見面的瞳，讓伸行感到一股隱隱的失望，不管是要求安靜的空間或是堅持要有字幕的電影，都讓人感受到我行我素的任性妄為，然而當伸行與瞳一同步入電梯，卻因超載而發出警鈴時，瞳的若無其事讓伸行忍無可忍地將她拉出來，在閱讀此段時，內心其實是非常震動的，震動的是我們每一個人幾乎都會選擇伸行的做法，並且在內心把瞳評得一文不值，認為她是個厚臉皮而自私的人，因為在我們的生活中，遇到自私乘者的機率，遠高於我們設想有人聽不見警鈴聲的百分比，人與人的相處中，一千件事裡有十幾件事相契合，便歡喜地認為是有默契的人，然而那其它九百多件差異呢？是否它們在無形中已影響了我們待人接物的偏見，並在無意中傷害了他人呢？作者在這裡談得不僅是健聽者對聽障者的疏忽，更是一種對生活的反思，每個人都有其生命特徵，也都在自己固有的思維中，遮掩了瞭解與尊重，而草率妄下論斷，也許當我們意氣風發的評價他人時，都如同瞎子摸象，錯把表象視為真實的標準，戴著有色的眼鏡猶沾沾自喜，如同在瞳露出助聽器後，愣在原地的伸行，在我們的人生中，又曾讓自己因盲目而在原地發愣多久呢？

伸行原地踏步的經驗，讓他更積極的想拉近兩人之間愛情對話框的距離，然而作者在小說中，卻鮮明的點出了對話與對話間的人心溫差，一句「身為健聽人士的伸先生根本就不了解！」讓瞳把伸行推得遠遠的，聽與聽不見隔著一條厚厚的粗線，你我也許都會不經意地來回加深它，甚至使粗線兩端的

人們，以為分隔是理所當然，「聽覺障礙的人就是麻煩。」小說中旁人的閒言閒語，道盡了社會上的集體意識，然而，麻煩的本身並非源於身體的障礙，人與人的對話其實就是一條荆棘之路，生活背景是橫豎的刺，成長環境是蔓延的梗，思維、價值觀、信仰、喜好，是一根根鋸齒的利草，在不知不覺間將彼此刮得傷痕纍纍，這一道道的攻擊，都是一種生命特徵，聽覺障礙是瞳的表徵，你我也都有著真實自己的那份本色，也都曾以他人的不了解做為反鎖象牙塔的藉口，作者在小說中以伸行內心傷痕丟出的問題「你曾被自己的父親遺忘過嗎？」做為鏡子，反射著瞳，也折射著我們每一個人，人的內心就像一個大蚌殼一樣，每一顆嵌在肉中的沙子，都有著他人無法全然理解的痛苦，然而蚌殼選擇的不是將自我封閉起來，自怨自艾於無人體會的苦痛，也不是千方百計將痛苦的沙粒排斥體外，而是一點一點的包容，慢慢的將之化為光彩奪目的圓珠，瞳跟伸行就像一般的男孩、女孩，有著隱藏的難過，也有著無人能懂的慨歎，然而，對話並不是要把所有的一切合而為一，而是包容彼此的生命特徵，同中求異，異中有同，並不是要求完全理解，而是如同蚌殼中的沙粒般，幻化成大異其趣的各式珍珠，各有風采，卻又顆顆奪目耀眼。順著有川浩的文字，你會發現瞳是一個毫無虛飾，跟你我認識的所有平凡女孩子一樣，但你也會發現她的獨一無二，是無可取代的個體，我想這世上的所有男孩、女孩，都是那麼的平凡與珍貴，不管他們包裹著怎樣的生命特徵，在閒話家常的愛情對話裡，就足以扣人心弦。



所以，當愛情對話裡不可避免的產生爭吵，甚至斷訊時，那就誰也不讓誰的表達心中積累的感覺吧！如同伸行說的「就為了和好大吵一架吧！」因為生命特徵的磨合是結合的前哨站，對話的相異才存在著成長的空間，不管是掘出過去傷心的往事，還是衝突過後獨自離開的黯然，似乎都是讓愛情更入味的醞釀，小說中，「雨樹之國」的關閉，象徵著愛情對話的休止符，然而停頓的剎那，其實蘊含著深深的期待，等待著下一段言語的再度響起，我們在這巨大的衝突點中，看見了一個跟我們如此相似的女孩，選擇銷聲匿跡，切斷她唯一能自由揮灑的世界，字斟句酌著每一句的愛情對話，也有一個男孩子，在關閉的「雨樹之國」前著急地忘了自己的心跳，費盡一切努力只為告訴女孩，屬於她的聲音，他會一直等待，哪怕愛情的對話不再成立，會傾聽的聲音，便使他的生命別具意義。愛情的對話裡在乎的不是言語的長短，而是專注的用心，小說中有川浩寫道：「會如此琢磨伸行的一字一句的瞳，絕對是這個世界上獨一無二的存在。」相對地，能靜靜等待瞳聲音的也只有伸行了，一段美好的愛情對話，其實，就是尋訪著值得我們傾訴所有，並傾聽一切的那言語的主人。

最後，作家藉由小說向讀者提出了一個問題：「你的生命表徵想怎麼呈現？」你可以選擇如同我們身邊那些習慣社會步調的大人，將所有的特質埋藏焚毀，彷彿喝下孟婆湯一樣，切斷與自己的連繫，你也可以接受伸行的提議，「那倒不如大大方方地讓大家都看到它，然後讓自己變得更加活潑美麗。」故

事中的瞳可以剪去那頭厚厚的長髮，我們也可以掀開心中阻絕世界的簾幕，當瞳在火車上撩起了頭髮，像是在炫耀她的助聽器般，從遮遮掩掩蛻變為欣然展現，我們這些跟瞳相似的男孩、女孩，心中那些死守緊咬的秘密，是否都不再隱藏，喜歡賴在被窩裡睡到自然醒，喜歡品嚐卻對烹飪無能為力，喜歡忌妒卻又假裝瀟灑，我們的生命特徵，沒有孰優孰劣，在愛情對話中，僅有個被完全包容的真實自己。

《雨樹之國》可能是我們身邊長輩的經驗、朋友的故事，也可能是我們自己的縮影，作者以聽障為主線，想傳遞的即是聽障如同身高、體重的數字般，是平凡而無須掩飾的生命特質，小說最後提到了一份殘酷卻又正確的資料，說明擁有聽覺障礙的女性很難與健聽男性結婚，然而，每一段人與人之間的感情不都是如此嗎？在不同環境生長下，要相遇的機率已微乎其微，更遑論相知相惜，這是所有的生命特質必要經歷的對話，與其說《雨樹之國》是有川浩筆下瞳的故事，不如說這是你我生命的故事接力，故事結尾並不存在於小說的終章，而在於伸行與瞳對話帶給我們的改變，下次，當我們有勇氣展開下一場對話，卻又因未知的結果而惶惶不安時，便會想起伸行曾說：「先走下去再說吧，能走多遠就走多遠。」就算將來兩人有沉默的時刻，關於兩人在一起的那些話語，也絕不是毫無意義，因為當我們用生命本質與對方迸發出火花時，已進步為一個更勇敢的自己，我想《雨樹之國》，就是一場能讓人們不斷成長的對話。